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六十九至七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誠齋集卷六十九

宋 楊萬里 撰

奏對劄子

壬辰輪對第一劄子

臣聞國之命如人之命人之命在元氣國之命在民心故君之愛養斯民如人之愛元氣也然愛民者君也推君之惠而致之民者吏也陛下身居乎九重而心周乎

比屋儲神於蠖濩而見民情於畎畝隴畝之間頃嘗捐半賦以與民古者艱難之時所未嘗有也近嘗出宮帑以振饑古者匱乏之時所不能為也有愛民之君如此為監司守令者其忍負之顧乃不然或郡境實旱而不受民之訴或縣無上供而預借民間來年之租甚者攘肌而及骨剝民以進身兩稅自有省限也或先限而責其至足常賦自有定數也或厚斂而獻其羨餘甚不稱陛下愛恤惻怛之意也澤不下流感召旱暵江湖之上

旱遍數州天意若曰遠民有不被陛下之澤者也吏之壅閼上澤如此可不昭然遠寤哉臣聞令不自行不有所勸則令不行惡不自止不有所阻則惡不止唐代宗之時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代宗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代宗歎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貶南海尉若代宗者可謂知勸沮矣唐宣宗之時補闕張潛上疏以為藩府每以羨餘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減刻將士

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宣宗嘉納之若宣宗者可謂知勸沮矣臣雖當今監司守令有如劉湀之所謂張潛之所論者願陛下有以勸沮之仍詔臺諫以論列之勸沮一明則聖主之澤如流水之源沛然而下無敢壅閼矣取進止

壬辰輪對第二劄子

臣聞人主之要道有一而所以為要道者有二何謂一曰用人是也何謂二曰任賢曰使能是也有正直中和

之德者謂之賢有聰明果敢之才者謂之能賢者有所必不為故可任而不疑能者無所不為故可使而難御漢高帝之於蕭何張良托之以國托之以子托之以心腹至於韓信黥布使之將兵使之殺敵而高帝之心腹未甞敢以托之此任賢使能之效也至於東晉所謂賢者不善任之而乃使之故使商浩將兵則無成功所謂能者不善使之而反任之故任桓溫以國柄則幾借竊此失於任賢使能之效也陛下以英明之資當艱難之

極廣覽豪傑博延俊乂蓋將紹開中興坐致太平任賢使能之道兼舉而並得之視周宣有光馬漢高帝之事不足道也然任賢非難知賢為難使能非難而知能為難故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人不易知侯嬴亦嘆之如臣之愚何敢措其說抑嘗參稽古先斟酌聖賢而得其至精至粹之要矣敢以為陛下獻臣聞觀賢者必觀其所主觀能者必觀其所試主司城貞子所以為孔子主癰疽瘠環則不足為孔子然則人君欲知其臣之賢德

歟主於司城貞子則其賢德無疑矣欲知其臣之姦邪歟主於癰疽瘠環則其姦邪無疑矣賢者任之姦邪者不任之則任賢之道盡矣臣故曰觀賢者必觀其所主嗇夫之利口而無補於漢周勃之訥而能安劉氏然則人君欲知其人之才能歟不能言而能立功立事者其才能無疑矣欲知其臣之誕謾歟敢為大言而不能成事者其誕謾無疑矣能者使之誕謾者廢之則使能之道盡矣臣故曰觀能者必觀其所試臣區區千慮之一

得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癸巳輪對第一劄子

臣恭遇陛下親郊底於休成而臣得駿奔其間國之大慶臣之至榮也然臣竊觀其初微雨既降而陛下惕然寅畏憂形天顏既而天表之應步自太室而瑞雪紛至燎熏紫壇而雲物開除肆眚丹鳳而日光清照此蓋陛下一念之誠天應之速也且夫雨暘者天也變雨而暘者陛下之一念也然則災祥雖在乎天而變災為祥者

實在乎陛下矣然臣竊怪比年以來江湖之間水旱間作陛下勅監司諭守臣捐給內帑之錢發太倉之粟所以畏天憂民者盡矣而嘉氣未應豐年未屢此豈天道之遠有所難格歟臣聞之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記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昔者唐太宗即位之初元年饑二年蝗三年水宜其治之難也然太宗聽魏徵仁義之言黜封倫刑名之論導人使諫勤而撫民未幾大稔米斛三錢蓋太宗不以天之未應而少怠亦不以

天之既應而自足此其所以致貞觀之隆也今以陛下畏天之誠憂民之切以念郊祀兩暘之心為念斯民水旱之心以郊祀三數日寅畏之心為純亦不已之心聖心不息天意自格變水旱為豐穰銷氛祲為泰和豈特致貞觀之治而已臣不勝愚忠取進止

癸巳輪對第二劄子

臣恭惟太祖創業太宗繼之真宗仁宗守之四聖相承所以酌百王之制立一代之法雖堯舜復起不能易也

自王安石變法而天下始弊自章惇蔡卞和之而天下始亂光堯中興盡復舊貫陛下紹統一遵家法社稷之福然臣竊聞乾道新書猶有牴牾陛下有命再修飾之臣嘗思牴牾之説大槩有二有肆一人之請而改法者如利害劄子是也有徇一人之欲而改法者如援例陳請是也且夫陳利害者志在於對揚之塞責而已或聞之道塗或假之他人豈可輕信其請哉援舊例者志在於恩紀之僥倖而已或不應得而得或不應貸而貸豈

可輕徇其欲哉臣願陛下深詔有司於修法之際凡有此類乞如范仲淹之論凡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㑹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更令大理寺官參詳之如此則祖宗之法庶盡復其舊矣臣又聞之立法不如守法令新法再修之後臣願陛下與大臣力持之於上凡法之所無者一皆執而不行又詔給舍臺諫之臣力糾之於下凡法之所無者一皆議而不阿有害吾法罪在必罰此又非特有司之事而已也伏取進止

得臨漳陛辭第一劄子

臣仰惟陛下聖心惻怛視民如傷知為民之蠹者莫大於貪吏有抵罪者必寘典憲甚盛德也然臣又有愚見欲上裨朝廷之末議臣聞將欲閉不善之門必先開為善之路示以所畏者所以閉不善之門也表以所慕者所以開為善之路也今夫某貪吏某貪吏上之人從而刑之則貪者將愳而曰貪不可為此所以閉不善之門也今夫某廉吏某廉吏上之人從而舉之則廉者將勸

而曰廉不可不為此所以開為善之路也為善之路一開不惟廉吏有所勸貪吏亦知所慕矣廉吏知所勸則廉者衆貪吏知所慕則貪者革而為廉風俗一變貪污自戢臣願陛下内委宰相侍從臺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必有實狀勿為虛美無其人則闕之陛下親擇其尤者而旌異之或增其秩或賜之金庶乎廉吏之俗盛貪吏之俗衰矣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得臨漳陛辭第二劄子

臣竊聞比年大農廩食歲計每患諸路綱船不以時至及其既至又多折閱之獘二者其咎安在臣聞國朝之法綱船不許住滯一時所過場務不得檢稅蓋以舟不住則漕運之至者甚速稅不檢則商販之微者可附雖無明條許其商販而法意則稍許之矣大抵小人之情啗以利則喜而易使奪其利則怨而難役有以利之則其利足無以利之則其用窘利其私乃所以利於公也今則不然綱運所過稅場類多苛留以檢稅爲名冥搜

細索秋毫必征小人既無所利又無以為用不有以足其私則不得不取於官於是飲食衣服之用資糧扉屨之用不盜舟中之米將焉取之綱運之至多不以時既至而又多折閱其原蓋出於此臣聞蘇某在揚州日陳綱運之弊諸羅隨船撿税臣愚欲望朝廷行下諸路綱運所過税塲不得苛留以撿税為名如有違戾去處必議其罪度其千艘銜尾日至中都無住滯折閱之弊取

進止

甲辰以尚左郎官名還上殿第一劄子

臣聞安民莫如弭盜弭盜莫如素備臣竊見天下郡邑有外砦巡檢或以鎮荒林或以扼險要者所以為弭盜之素備也今則不然名為外砦而將士實居城中者若潮州之外砦惠州之外砦是也潮州之外砦其地大氐茂林千里大木百圍在潮梅之兩間人行其中終日不逢居民不見天日盜藏其山而人莫之覺朝廷於此設一砦者所以鎮其荒林使盜不得而發也惠州之外砦

其地右背崇山前左大海其間僅通一路自循梅及潮三州来者必由此途朝廷於此設一砦者所以扼其險要使盜不得過也臣前任廣東提刑嘗因求盜經從惠之外砦問其廵檢公廨則化為瓦礫之場矣問其兵之屋廬則鞠為榛棘之墟矣問其將士所在則皆居城中矣盜賊每起於山林而乃居於城市此盜賊所以無所畏忌也潮之外砦臣雖未嘗至而見其將士亦皆居於城中臣嘗符下兩州委守臣興修各砦廨舍營屋起發

將士移屯復歸舊處不得依前安居城中未幾而臣去
官其復舊與否臣不得而知也臣愚欲望從朝廷行下
廣東憲司催督潮惠守臣照臣淳熙九年内措置兩砦
移屯事理施行仍差官核實保明以聞及行下諸路憲
司稽考郡邑外砦有僑居城中事體相類潮惠二砦者
並令蓋造廨舍營房移屯復舊使荒林之處有所鎮而
盜不敢發險要之地有所扼而盜不敢過庶幾山林之
遠枹鼓不鳴田里之間民甿安業取進止

上殿第二劄子

臣仰惟仁聖在御一意加惠百姓每發德音下明詔爲民而下者十九而州郡不能宣布德意取民無制其害尚存其尤害民者改鈔一事是也何謂改鈔縣以新鈔而輸之州必改爲舊鈔以受之夫一歲止有一歲之財賦一政止有一政之財賦令也不然令歲所輸往往改鈔以補去歲之虧甚者或以補數歲之虧後政所輸往往改鈔以償前政之欠甚者或以償累政之欠是以歲

歲有負任任有逋廣右已有此弊矣江浙又甚焉至有一縣必令償十餘萬緡之逋者揭浩穰之數以為督責之符又豈容酌中制而免害民之患哉夫所謂積欠者或以凶荒而減免或以恩霈而蠲除或窮民逋負而不償或貪吏奄有而不可校是特其名存耳以其名而責其實從何出哉不過驅縣令以虐取於民爾臣愚以為莫若截然自今日始令歲所輸止為今歲之數後政所輸止為後政之數取其累政舊欠之虛數而與之蠲除

數其任內逋負之多少而為之殿最庶幾縣令自此可
為而民力不至重困臣之愚言儻可仰裨聖主恤民之
德意願下其事推而行之以禁戢州郡改鈔之弊仍令
監司覺察毋致違戾取進止

上殿第三劄子

臣聞箕子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言王者之平心稱物當

如是也蓋偏陂也好惡也偏黨也反側也皆人欲也非天理也皆人心之私也非道心之公也然是數者之私皆一言之而偏黨黨偏獨再言之反覆言之豈不以是二者尤害心之大者乎蓋執己之見之謂偏好己之同之謂黨執己之見則必舍人之長好己之同則必惡人之異以此處事皆昏昏矣而用人者尤不可有此心也後之用人者不然某人進則某人之所引其類者皆進某人退則某人之所引其類者皆退如其所引之不善

也皆隨某人而退也不亦善乎如其所引之皆善也亦皆隨某人而退也良可惜也人才之所以難得其或在此歟此偏黨之一也古人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後世則不然天地四時尚有易也法令三年尚有赦也人有百善而不幸有一過或以其一事而廢其終身之百善錮人沒世已可惜矣其人豈無片善一能可以濟國緩急之須乎此偏黨之一也人之才有短長已之心有好惡當其惡之也或以有功能而廢當其好之也或

以無功能而遷有功能而見廢則人自此惰於赴功無功能而遷則人自此躁於幸進此偏黨之一也人主之心天之心也何謂天心無親無疎無近無遠是謂天心後世不然親且近者則舉信之疎且遠者則舉疑之信之則欺者皆以為忠疑之則忠者皆以為欺此偏黨之一也臣生當聖世覽觀聖主之設施固未必有此慮然臣蒙陛下之收用受陛下之教育君父之於臣子非止責其效一官勤一職而已也必將以古人聖賢之學責

望臣子之報上然則三代聖賢之心後世偏黨之失臣豈敢不以聞於君父乎唐太宗云以古為鑑可知興替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乙巳輪對第一劄子

臣聞惟天愛君惟聖畏天天之於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譴之以變異絶之者則娛之以強盛愛之者則懼之以災害故夫災異者天之所以愛君也聖人以己占天而不以天占天太戊脩德而桑木即枯成

王出郊而偃禾盡起故夫警懼者聖人所以畏天也仰惟陛下聖神之資與天同德寛大之政與天同仁上天眷之享國攸長固無適而不得乎天意矣然迺者上天見異時則有星變地震之灾頻年無秋時則有水旱相仍之患外國多詐時則有邊防危疑之慮陛下法堯之兢兢體舜之業業恐懼脩省夙夜靡遑是以一念禱於此而妖星退於彼前日之灾異一變而為清寧前日之水旱一變而為豐穰前日之危疑一變而為安靖至於

告廟郊天前期而雪既雪而霖既霖而霽霽而欲雨雨而復霽頃刻之間感名轉移訖成熈事孰謂天道之遠乎此惟聖畏天之明效也然臣聞之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非畏無難也實自畏驕心之易生也臣願陛下移前日之恐懼為今日之恐懼移前日之修省為今日之修省屬任大臣非不推誠也得無猶有遠嫌顧身而不敢任事者乎延納臺諫非不聽言也得毋猶有避怨畏禍而不敢深言者乎中外臣子不論小大無不敬對

許以盡言此固善矣豈無聞見輕信得失相半或犯嚴忤勢而以言為諱者乎權貴近習無所親踈苟有弄權即從退斥此固肅矣豈無上畏聖明下憚物議或陽退陰進而害政無形者乎朝政修明矣必思或舉其小者近者而遠者大者有未講也邊備整輯矣必思或先其虛名末節而實務宿弊有未察也懲贓吏以惠民非不嚴也必思以懲踈遠小吏之法為懲貴近權要之法也禁軍債以惠軍非不峻也必思以禁軍債剥割之意為

禁債帥交結之意也以此推之其類非一惟陛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戒之戒之又重戒之則聖德日新天命永保實宗社無疆之休取進止

輪對第二劄子

臣聞事君者必嚴進退之節用人者必養其進退之節古之事君者三揖而進言其難進而緩也一辭而退言其易退而速也古之用人者進人以禮言其不誘之以爵禄之利也退人以禮言其不毀其廉耻之操也在下

者以進退之節而發諸身凜凜然如執玉而憂其墜在
上者以進退之節而養其下恤恤然如藝苗而望其成
進退嚴然後廉耻立廉耻立然後名節全名節全然後
國家重故以西漢之盛治至於單于来朝而王莽以一
孺子而取其國以東漢之式微至於獻帝不能自存而
曹操終身不敢去臣位何也名節之立與不立而已然
則名節之關人國家豈細事哉臣竊觀近世之俗駸駸
乎嚮於名節之不立矣公卿大夫以靖共為大體有將

順而無弼違百官有司以柔伏為厚德有依附而無奮發政事之得失卷舌而不敢議人物之忠邪閉目而不敢分以守正為拙以敢為為狂以中立不倚為後時以處織由徑為速化古人進退之節往往視為迂濶無用之具矣此風一成豈國之福哉臣請試言其一二州縣之吏有以秩滿而去者有以成資而去者官期及代而不求去則士皆賤而笑之今朝廷之百官未嘗聞有以秩滿而去者亦未聞有以成資而去者幸而其間有知

廉恥者謂朝廷而求去然其意未必誠也有以去為留者有以退為進者朝廷未必信也幸而有誠欲去者朝廷亦併以前之不誠者視之亦未必信也懐禄顧位惟恐失之此風一成豈國之福哉臣愚欲望陛下明告大臣凡在朝之百官或以三年而秩滿或以二年而成資其及代者朝廷以其賢而欲留之則稗之以再任不然朝廷隨其才力因其資格而畀之以外任何必以爵禄羈縻之使之徘徊徬徨欲留不可欲去不能進不以禮

退不以義以壞其進退之節而納之以茍賤之地哉此亦長養名節之一端也取進止

輪對第三劄子

臣聞法不難於立而難於守立法而能守雖非良法法無不行立法而不能守雖有良法法無不壞未必下之人敢壞法也或者上之人自立其法自壞其法也故賈誼曰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使金石有時而渝四時有時而反天地

有時而私亦何足取信於天下哉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尤嚴銓試之法上至於公卿下及於大夫士近至於權貴遠至於寒畯其子弟以門廕補官者非中銓試不許出官此非特為國選才也乃所以為公卿士大夫教養其子弟之才也此非特為國惜名器也乃所以為權貴寒畯之子弟得之之難而愛惜其官也人惟教而成才然後可以使之臨民人惟愛惜其官然後可以責之律已此近世之至良法也然臣竊恠有國戚而與宮

觀差遣者如張似續有以勲臣之後而特差帥司幹官差遣者如楊文昌有特令吏部差充憲司幹官差遣者如劉球此三人者問其嘗中銓試乎則皆曰未也臣聞古之行法者必自貴近始捨貴近而行於踈遠則天下不服法行而天下不服則法廢矣今有未嘗中銓試之人而得出官是銓試之法為虛器也上之人自立其法而自壞其法欲法之必行得乎臣恐銓法自此而壞倖門自此而啟不學無能貪鄙不自愛之人自此而進他

日雖欲塞之烏得而塞之哉臣願陛下深詔執事自今以始有出於一時之除授而未察其嘗中銓試與否者令吏部勘當申尚書省及給舍臺諫如係未經中銓試之人許宰執得以執奏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彈罷雖嶽廟宮觀帶貼職者亦在所不與葢貼職者天子之優恩也非可假此而免試也嶽廟宮觀者雖非臨民也然已經出官則臨民之漸也非中銓試不以貼職而出官不以嶽廟宮觀而出官則倖門塞矣夫然後銓試之

良法可以經久而不壞出官而臨民可以得人而不濫不勝天下國家之福取進止

論吏部恩澤之敝劄子

臣聞為國者以法從人不若以人從法以人從法則公道行而私欲止以法從人則公道止而私欲行私欲一行士夫爭奪之門所以四闢而不可禁胥吏受賄之淵所以百孔而不可窒也法之敝莫不然而銓法為甚士大夫之有任子此本朝之仁恩至深至渥也為人祖父

者宜體朝廷之意均雨露之恩可也蓋鳲鳩之哺子也旦則自上而下暮則自下而上欲其均也今則不然有所謂父祖遺囑者亦聽其奏補且夫奏補自有成法又焉用遺囑乎愛憎之或偏則有遺囑死生之或亂則有遺囑故有奪嫡以與庶者有舍子而立孫者其弊至衆也使其任偏愛出亂命猶不當從也況有假託而偽為之者乎此以法從人者一也又有諸子已補官而奏孫者甲房之孫補官者二而乙房之孫補官者一猶有餘

澤之一而甲孫之三者又欲得之問之則曰甲長孫之官者生前之奏也此不當理爲輪房之次數也甲次孫之官者身後之奏也乙孫之官者亦身後之奏也謂生前之奏不當理爲輪房之次數身後之澤甲乙二孫旣各得其一則其餘澤復當歸於我矣不知夫身前身後之所奏皆君恩也豈有身前者不理爲次數而身後者乃理爲次數乎豈有甲孫之得二人者而乙孫之得止一人乎此以法從人者二也又奏孫之法有輪奏諸房

已足尚有餘數恩澤却依長子房分奏補者此亦不均之說也且如甲房之孫其數一乙房之孫其數五而祖之恩澤其數六必也甲與乙各得其三斯均矣今也甲房之孫奏一人焉乙房之孫奏一人焉其三則誰得之甲房之曽孫曰我當得之乙房之孫爭之曰不有法乎法之說不曰輪奏諸房已足然後及長房乎今我本房孫之未官者尚四人焉奏未足也何得舍孫奏曽孫乎爭之不决訟之不已葢由不均之故也此以法從人者

三也又被廕補人已命未受者聽改授餘親未有期限之說也既而申嚴之曰未受而身亡者限一年別奏此法善矣既而又申嚴之曰持服人不應受命而寄納未服闋而身亡者方許改奏其餘巧說緣故經隔年歲等事不合改奏此法益善矣而近時議者乃請曰如實有事故者乞與改奏且夫所謂事故者自知其出一年之期限必巧為多方之故皆挾情以破法者也安得所謂實者哉此以法從人者四也臣愚欲乞痛革其敝凡奏

補恩澤有稱祖父遺囑者不與有稱生前所奏不理為次數者不與有一房之孫獨多而引輪奏未足之說者不與有被廕人未受身亡而出違一年之限者不與如此則爭者息而訟者服矣不惟長仕族遜悌之風亦以宏聖朝均一之澤又以塞胥吏受賕之一孔如有秋毫可採欲其裁自聖斷詔有司推而行之取進止

論吏部酧賞之敝劄子

臣聞春雨秋霜同夕而降上天不能以宰萬物賞慶刑

威同日而施聖人不能以馭羣臣昔堯之斥共工不以其方命之罪爲可恕而復行僝功之賞舜之殛鯀不以其汨陳之罪爲可畧而復旌其治水之勤何也賞罰固不可同日而施也本朝之銓法若監司若守貳若令録而下在官之日有某勞者賞有某事者賞皆報其一任之勤而不以罪行也賞典之説曰諸任滿應賞而本任犯贓及私罪重若公罪降官或本職曠闕者不賞此法善矣至於有以臺諫彈罷者有以監司守臣劾罷者亦

請於吏部曰我在任有某賞今當與我也又我雖非善
罷而未嘗經取勘體究也又曰我之賞以某事我之罷
不以某事也且夫或臺諫之所彈或監司守臣之所刻
朝廷從而罷之必以為有罪而罷也或未嘗經體究或
未嘗經取勘朝廷所以保全且不以一吏而興大獄也
其在銓法以言罷者監司守貳則踰年而後得祠禄其
餘則久而後得謁吏部或赦而後謁吏部其所踐歷考
不理為考任不理為任也何也有罪故也夫考任且不

理而獨欲理酬賞乎有罪之末幾而論其功行罰之方

新而畀其賞是春雨秋霜同夕而降也何以示勸懲於

羣臣乎臣愚欲乞自今以始凡監司守貳令録而下凡

以臺諫之所彈監司守臣之所劾而罷者在任之賞不

拘何等色目令吏部必不得推行以革濫賞之獘取進

止

論吏部差注之獘劄子

臣聞銓法之要在於使通者塞塞者通如臣前之二說

欲革恩澤之弊革酧賞之弊使法不出於二而出於一吏守其一而不得賣其二是使通者塞也然則何為使塞者通乎尚書左銓差注之闕未一以格而得注者以格而受既流通無滯而不塞矣然猶有小塞而未通者京朝官授諸司幹官是也幹官之格有以通判資序而授者有以第二任知縣資序而授者嘗其與所以重其官也然挾通判之資者可以入破格之太守挾第二任知縣之資者可以入破格之郡丞彼豈肯折而入幹官

乎是故尚左之幹官高者不肯入卑者不得入於是揭糊於墻壁有九年而不授者若廣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是也有七年而不授者若廣西提舉司幹辦公事是也有六年而不授者若廣東經畧安撫司幹辦公事是也此所謂塞而不通者也臣愚欲乞用吏部通差之法如諸路帥憲漕鹽茶常平之司除叅議機宜主管宫寺闕差注無滯之外有所謂幹辦公事一闕如或在近地而出闕半年不授者在遠地如川廣而出闕一年而不授

者許令尚書左選權發下侍郎左選差注經任有舉至
闕陞職令者一次庶幾尚左不至於有闕而無員侍左
不至於有員而無闕是則臣之所謂塞者使之通也臣
所領尚左銓綜之職其事有三曰差注曰酧賞曰恩澤
三者之敝去銓曹之法清矣取進止

己酉自筠州赴行在奏事十月初三日上殿

第一劄子

臣聞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

賊而擾於盜賊强非外國而強於外國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盡逐天下之君子莫如黨論欲盡空天下之人才莫如黨論族親黨也交游黨也薦引黨也欲陷一士止於一士而已矣至舉而名之以黨則族親也交游也所薦引也可一網而盡矣漢之黨錮唐之牛李是也本朝仁宗之世始於宰臣呂夷簡與諫官范仲淹交論上前遂出仲淹而諫官高若訥盡詰歐陽修尹洙之徒為仲淹之黨一切貶逐未幾仁

宗感悟大用仲淹而召用修與洙不惟黨禍遂息而與仁宗同致慶歷之治者乃前日所謂黨人者也其後紹聖崇觀之間宰臣章子厚蔡京盡指司馬光蘇軾之徒凡元祐之忠臣義士三百餘人目為姦黨斥逐禁錮死徙殆盡君子盡逐小人滿朝馴致靖康之變黨人則一空矣國家之禍何如哉臣竊觀近日以來朋黨之論何其紛如也有所謂甲宰相之黨有所謂乙宰相之黨有所謂甲州之黨有所謂乙州之黨有所謂道學之黨有

所謂非道學之黨是何朋黨之多歟且天下士大夫孰不由宰相而進者進以甲宰相一日甲罷則盡指甲之人以為甲之黨而盡逐之進以乙宰相一日乙罷則又盡指乙之人以為乙之黨而盡逐之若夫甲州之士乙州之士道學之士非道學之士好惡殊而嚮背異則相攻相擯莫不皆然黨論一興臣恐其端發於士大夫而其禍及於天下國家前事已然矣可不懼哉臣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酌大公於天下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

賢者曰才者曰忠正者曰君子者從而用之勿問其某黨某黨也曰不肖者曰不才者曰邪佞者曰小人者從而廢之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在廷之臣有復陳黨論於前者取其尤者而斥之聲其罪於天下則黨論不攻而自破矣復二帝三王之中道以消漢唐靖康之顯禍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聖德日新聖政日美一賞一罰

春生秋殺一號一令雷動風散揔攬天下之大柄而歸之於獨斷凛凛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然古之帝王固有知以一已攬其權而不知臣下竊其權者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将竊之則權在大将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蓋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侍何言語之不聞君喜知喜君怒知怒未命而唯唯未語而諾諾此其所以能測人主幾微之旨而遂至於竊其廢置予奪之

權也非敢公竊之也私測之也能測之斯能竊之矣甚者至於政事之罷行出於此輩之議論人才之進退出於此輩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得以去取羣臣之獻納此輩與之表裏事至於此豈惟私測之而已也人主威福之大權彼皆得而公竊之矣周之聚內史秦之景監趙高漢之弘恭石顯唐之鄭注王叔文仇士良田令孜皆是物也今陛下始初清明之日福威玉食莫不惟辟禮樂征伐莫不自天豈容有此而近習者乃有以招

權用事自抵譴黜陛下赫然震怒屏之外服此天下所以詠歌奮激仰服聖斷而不能自已也大抵近習者便辟使令之臣也宰執者輔贊彌縫之臣也侍從者論思獻納之臣也臺諫者箴規君德糾逖官邪之臣也是數人者各盡其公互防其私而不相附麗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在哲宗時范祖禹為諫官其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近習之臣與臺諫之臣兩不相

通所以致元祐之治在徽宗時王黼為宰相與宦官梁師成隣居一日帝幸黼私第徘徊觀覧遣見其後户與師成之户相通帝大不樂此近習之臣與宰執之臣合而為一所以致靖康之變若使内廷之近習與外朝之近習合而為一則人主之燕私人主之嚬笑下皆得而知之矣羣臣之姦邪天下之情僞上皆不得而聞矣唐庚曰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可不慎哉可不懼哉唯陛下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防之防之又重防

之不勝天下國家之福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於當世之利病既略陳一二矣請復陳帝王治道之要其大槩有五一曰勤二曰儉三曰斷四曰親君子五曰獎直言惟能勤則一日之中親學問機務之時常多親燕遊逸樂之時自少矣惟能儉則浮費自省而國用自足國用既足而民可寛矣惟能斷則依違牽制之情皆不得而奪險詖私謁之事皆不得而至矣惟能親君

子則正言日聞正行日見而小人自踈君德日進矣惟能奬直言則不違之門開敢言之風振下情日通姦邪日消矣雖然治道有五而行之者一曰誠而已必也自信之心先立於内自文之行不著於外以聖人之道為必可行以帝王之治為必可致力行之而不息固執之而不移此之謂誠不然迹試之心翫之初行之終違之或先之以勤儉而繼之以驕奢或言之以寛恤而行之以刻剥或外示親賢而内憚其正或陽為好直而隂惡

其犯皆非所謂誠也其去五者之治道愈遠矣故記曰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心法之至要也陛下聖質天縱聖學自得亦何待愚臣之言臣願陛下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先立一誠於聖心以力行五者之治道則二帝三王可一舉而至矣惟陛下加之意取進止

輪對劄子

臣聞保國之大計在結民心結民心在薄賦斂薄賦斂在節財用臣伏見陛下深詔執事會計財賦出入國用盈虛之數臣仰測聖意將有以節財用薄賦斂以結斯民之心此宗社生靈萬世之盛福也然臣嘗為陛下深思其說以為陛下雖有薄賦斂之心恐未得薄賦斂之道雖有節財用之心恐未得節財用之策也何以言未得薄賦斂之道且今之財賦有地基茗課之征有商賈關市之征有鼓鑄榷酤之入有鬻爵度僧之入猶曰非

取於農民也而取於農民者其目亦不少矣民之輸粟於官者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也今則以二斛輸一斛矣民之輸帛於官者謂之税舊以正絹為税絹也今則正絹之外又有和買矣民之鬻帛於官者謂之和買舊之所謂和買者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則無錢與鹽矣無錢尚可也無鹽尚可乎今又以縣估直倍某直而折輸其錢矣民之不役於官而輸其僦直者謂之免役舊以税為錢也税畝一錢者輸免役一錢也今則

歲增其額而不知所止矣民之以軍興而暫佐師旅征行之費者因其除軍帥謂之經制使也於是有經制之錢既而經制使軍已罷而經制錢之名遵為常賦矣因其除軍帥謂之揔制使也於是有揔制之錢既而揔制之名已罷而揔制之錢又為常賦矣彼其初也吾民之賦止於粟之若干斛帛之若干匹而已今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矣粟帛之外又數倍其錢之名矣而又有月樁之錢又有板帳之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

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臣所知者也至於蜀民之賦其額外無名者臣不得知也陛下今欲薄賦斂有司且曰無以供經常之費也臣故曰陛下雖有薄賦斂之心恐未得薄賦斂之道也何以言未得節財用之策盖國家之用有可得而節者有不可得而節者如宮室車服之用如祠祀之用如交聘之用如餉師之用此不可得而節者也然古者國貧則君服大布之衣年饑則路馬不食穀君不祭肺八蜡不通然則宮室衣服祠祀

之用亦有可節者矣而況今之祠祀又非古之祠祀也車服之飾兵衛之衆錫賚之恩幾倍於古耶雖然猶曰事天地也事宗廟也事百神也是不可節也至百官之冗百吏之冗師旅之冗是獨不可求所以節之乎高宗南渡以來如節度使不畀真俸矣雖然猶曰某有某戰之功不可減也至於將相積官而除者王族戚里近習宦寺積恩而除者是獨不可減乎如國家之官帑有左帑矣天子之私藏有内帑矣且天下之財孰非天子之

有今也有私藏焉已非先王之制矣而又有曰封樁者焉又有曰南帑者焉南帑今為西上帑矣左帑之用西上帑之用則朝廷之經費也所謂封樁何為者也不過浚所入之贏以入封樁又浚封樁之贏以入內帑而已矣天下之財入於內帑則豈復得而稽亦豈復得而節哉內帑所在人有覦心至使人主不敢一嚬一笑也一嚬一笑則宮闈左右望賜矣人主不敢一遊一豫也一遊一豫則宮闈左右望賜矣人主不敢一飲一食也一

飲一食則宮闈左右望賜美人主之奉幾何而浮費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此獨不可不節也而臣見其費之增也未見其費之減也臣故曰陛下雖有節財用之心恐未得節財用之策也今竭東南之財而支天下之全費見内帑之富而忘斯民之日貧而議者乃曰有司之不能為陛下節財也不知有司安能節財節財在陛下而已臣願陛下明詔大臣立為法制凡内帑出入皆令領於版曹而經於中書制之以印券而覆之以給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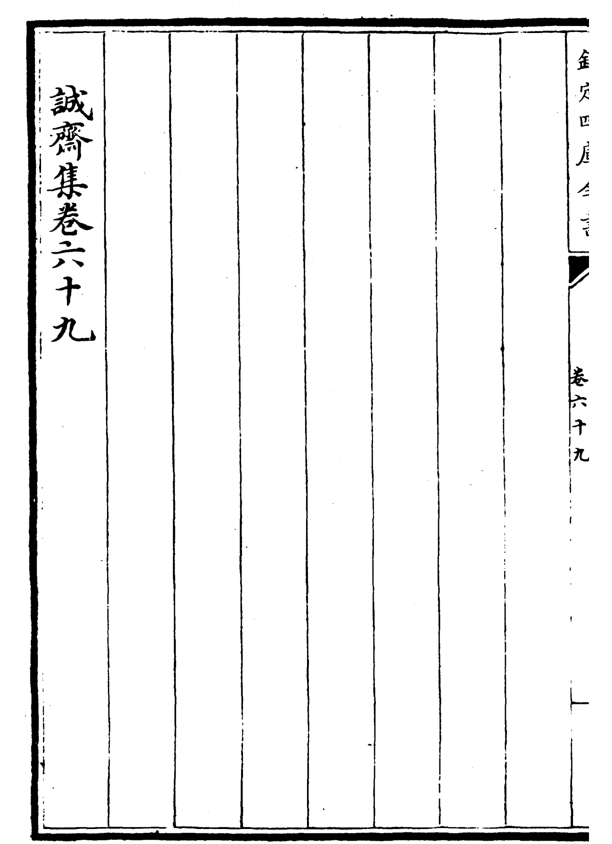
太過之恩幸無功之錫予皆得執奏而繳駁之太祖皇帝嘗令後苑造一薰籠數日不至帝怒責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寺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依方下製造乃進御以經歷諸處故也帝怒問宰相趙普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一薰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

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好仁宗皇帝寶元慶歷四歲之間兩命羣臣議行減省韓琦言欲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於是內廷不急之用悉行裁減惟陛下推廣太祖仁宗之德意而立經久一定之法度此亦節用之大端也至於宫室車服祠祀之過制百官百吏三軍之冗食中外官吏賜予之濫費亦皆議所以裁節之者陛下馭幸以示恩有司執法以任怨下之人亦曰非上之不與也有司之法也又何怨之有浮費既節帑藏自充

則不惟不取外帑以入内帑而已亦可如祖宗之時間出内帑以佐外帑矣不惟内帑可出以佐外帑而已如封樁亦可併省而歸於左帑矣不惟封樁可併而已如印造楮劵之數亦可少减鬻爵度僧之政亦可暫罷以待軍興不時之須矣葢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而後賦可减賦减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不然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臣未知其所終也惟陛下夙夜憂思而速圖之臣不勝愚忠

貼黄

臣近因接送敵使往来盱眙聞金主用其宰臣之策蠲民間房園地基錢又罷鄉村官酒坊又減鹽價又除田租一年竊仁義假王政以誑誘中原之民又使虛譽達於吾境此其用意不可不察



誠齋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七 集部

誠齋集卷七十

宋 楊萬里 撰

奏對劄子

祕書省自劾狀

臣契勘本朝之制日歴之書必有序篇舊例委祕書監少撰述如高宗皇帝日歴序篇係權監修官叅知政事龔茂良從舊例委祕書監李燾撰述今來至尊聖壽

皇帝日歷告成所有序篇係前權監修官參知政事王藺照例委臣撰述修寫入冊近蒙聖旨改差左丞相留正監修臣亦照例作序篇訖而今月初二日左丞相留正別委官撰到序篇一首送下本省臣即時奉行今日下寫換仍將臣所撰序篇即行毀去臣聞之蔡墨曰物有其官官修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今也撰序篇者臣之職也而文詞不足采錄可謂失職矣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今也撰序篇者臣之官也他官乃復改撰臣

可謂不得守其官矣臣之二罪何敢自恕臣愚欲望聖慈將臣罷黜重作謫罰以為有司不稱職者之戒乃臣向有肺氣痰嗽之疾遇秋復發見請朝假將理所有祕書監及進讀官不可闕人亦乞別差官施行臣謹退私室待罪恭俟威命不勝惶懼震越之至

奏報狀

臣近以撰述日歷序篇不稱職具奏自劾今月初五日巳時伏準御封退還奏狀仰見陛下眷憐之隆赦其罪

而不論臣衘感之極至於涕零重念臣愚戇自信遂至輕發揆之進退豈容無罪難以復玷朝列欲望陛下曲垂矜念保全孤遠之蹟特賜睿旨與臣宫觀差遣兼臣見以痰疾在假竊恐有廢職業益重過尤伏乞聖慈早賜處分臣干冒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辭免著廷轉官劄子

其伏覩今月某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以至尊壽皇聖帝日歷書成經修經進官特轉一官減二年

磨勘者其聞命之頃大懼弗堪伏念其學不名家文非華國晚點漢渠之長適逢虞典之成上則緊冢司之提綱下則勤著蓬之載筆益因人而成事難同日而罔功矧賜帛賜金既拜嘉於介賚若懋官懋賞敢孤奉於明恩再念其屬常貢需頭之章自列以上氣之疾懇祈祠祿未賜帝俞方將少需且復申告倘受爵而不遜必貪位而疾顛須至具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其轉一官減二年磨勘指揮日下追寢庶安愚分伏候鈞旨施

行

薦劉起晦章燮堪充館學之任奏狀

準令諸監司到所部半年或因赴闕奏事許舉

部内所知二人

右臣仰惟陛下龍飛之初首軫孤遠之蹟名從外郎擢長書林臣以坐縻為慙巽從外補陛下畀以陪郡之漕寄寵以延閣之隆名臨遣丁寧恩意備極臣朝夕凜凜思報萬分惟有薦進人才可以裨益聖世在法監司到

所部半年許舉所知二人輒緣公論冒瀆聰聞臣竊見
承直郎監建康榷貨務劉起晦前祕書省正字劉朔之
子名父之後能以儒科自奮其人氣質端凝識度宏遠
外若柔巽内則剛方初為福州福清縣主簿帥臣趙汝
愚深器重之今為務塲責重事繁從容而辦知建康府
章森亦嘗露章薦之若置之館學必能上裨國論文林
郎監淮西總領所西酒庫章燮操行甚修問學甚正蚤
魁里選高擢省闈其於文詞尤工牋奏不越駢四儷六

之體而行以古雅議論之大有前輩風至於吏能尤復精敏無為軍與和州嘗爭一鎮稅場務兩郡太守移書請乞却而不視卒畀所應得之郡建康嘗有大家奪細民田漕臣林枅委以裁決竟還細民前淮西總領張抑嘗以賢業薦之於陛下登極之初此亦館學之竒才也此二士者臣平生行天下寡見其比不敢蹈臧文仲竊位之罪恐復詒孟軻蔽賢之誚謹冒萬死以聞焉陛下裁擇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紹興二年五月初七日發奏

薦舉吳師尹廖侯徐之著毛宗鮑信叔政績

奏狀

臣聞人臣之報國忠莫大於薦士而捐軀為下臣嘗伏讀淳熙十六年十一月四日陛下制詔以臣寮建請令監司見有賢才可用者熟試精察告於上臣自到任以來所部九郡官吏至衆非他部比其間人才亦必不少今以臣置司之地及臣請行之州或試以事功或採之衆論得數人焉請為陛下誦之臣伏見朝奉大夫江東

轉運司主管文字吳師尹有質直之資有廉茂之行試中大法嘗為大理評事決讞平恕人無異詞其在本司凡財賦之職皆能鉤校其源流而吏不能欺凡民訟之事皆能灼見其情實而民無不服至於饒信等州秋苗夏稅民間輸納往往欠倒牧縻費等錢太多師尹首請蠲減又如江東州縣民間牛死官司不受納筋角而抑使重納價錢民間苦之師尹首請禁戢九郡之民皆以為便每以儒飾吏以經傳法允稱今日之實才朝請郎

通判建康府事廖倓學優行副才贍氣剛吏事通明民情練達臣初到任暫攝府事聽其贊畫細大合宜直而不表襮以近名通而不苛察以窮物頃寄居會稽之日常平使者朱熹奉壽皇之詔以捄荒延士大夫之賢而博議首選倓而分任之措置有方民無流殍及通判撫州前常平使者皆以廉吏政績薦之於朝未蒙擢用允為今日之遺才朝請郎通判廣德軍徐之著裕於才力而養以和精於吏事而濟以恕倅貳小邦力贊其長期

於集事而不侵郡榷騅以盡心而不矜以功自守臣沈樞召去攝事數月適當旱傷之後蠲放無餘凡捄荒之政畢舉節用之策必講他如過客之餽贐經常之燕集一切罷去官吏軍兵之廩給賴以無匱民譽甚美惟恐其去承議郎添差通判池州毛宝經術醇儒師授鄉黨頃備朝列嘗為大理司直繼因補外添貳池陽自到任以來廉仁之譽洽於衆口近奉憲司之檄疏決諸邑因徒乃能盡心疾懷探索情偽一時疑獄有若無主死人

吳三而濫及無辜者有若醉人傳百乙自經而誣人逼死者有若胡大被刦不獲正賊而執平人者宲至之日一問而得其情即時釋放其他滯囚從宜決遣曾不旬時其在獄者及追逮未至者放三百八十有六人莫不驩呼而去承議郎知太平州繁昌縣鮑信叔吏才高於一州治行冠於諸邑到任之初首減罷吏員以除民之蠹整齊簿書以立民之經撙節浮費以惜民之財邑小民寡而困於稅務錐刀之譏征信叔乃悉取舊日之稅

額而盡捐之夏稅民間輸納病於收取縻費之過數信叔乃立為至薄之則例而痛減之去歲本縣少旱今春民頗艱食信叔乃以撙節用度之餘粟擇其貧不能糴者不收民錢而賑濟之繁昌累政不治一邑敗壞令茲遂為壯縣此五人者臣皆精試而熟察之矣欲望聖慈特賜甄擢以為一路官吏之勸異時趨事赴功必有可觀紹熙二年九月十七日發奏

薦舉徐木袁采朱元之求揚祖政績奏狀

臣屬者祗奉明詔問囚上饒因之得以循行郡邑自當塗歷宣城道新安至上饒歸塗經鄱陽諸邑南康池陽殆徧一路九郡之境用諏民氓之休戚廉察守令之能否得賢令四人敬以聞焉伏見朝散郎知饒州樂平縣徐木上庠名士文學有聲而能諳練民事秉心明恕治行尤異初知當陽撥煩無滯理財有方民不加賦而官府充羡及來樂平豈弟之聲為一路縣宰之冠臣不識其人而聞其政近過樂平其人已秩滿上印而去採之

民言去思方深有近古循吏之風奉議郎知徽州婺源縣袁采三衢儒先州里稱賢勵操堅正砥行清苦三作壯縣皆騰最聲及來婺源察見厳之諸邑其敝之尤者專以糾法為理財之源流廣開告訐之門每興羅織之獄大者誣曾參以殺人次者謗陳平之帷薄至其小者不可殫舉采首摘其弊白之監司太守請痛禁止自是諸邑之民皆得安堵承事郎知信州弋陽縣朱元之兩學知名歷試能官下如士夫予求過客餽贐經常燕集

並分俸以應樽節浮費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至於校曹之供諸軍之餉官吏兵人之廩罔不給足催科有法兩稅不愆民樂其輸不擾而整聽訟録囚邑民是以不寃奉議郎知建康府江寧縣求楊祖惠而能斷明而不苛頊為婺女幕寮已著能稱今為留都郭内之字事之繁夥視他邑十之公廉自持人不敢干之以私至於剖析民訟廷無留事拊摩鰥寡罔不得職行且辭滿一邑之民惟恐其去願借留者不翅百十人兹四人者臣

自到部即聞其治行俟之兩年不變益賢觀之甚久察之甚詳委有績用不可掩抑如蒙聖慈特賜旌擢異時必有可觀後或不如所舉臣甘坐繆舉之罰紹興三年三月十三日發奏

薦舉王自中曾集徐元德政績奏狀同安撫司

臣等日以乏使孤奉明恩畀付一路條察之寄其惠綏黎庶及宣布君仁恪勤職守乃凡業常事至於報天謝主之大願惟有推賢揚善之一節臣等忝職各以踰年

旋觀列郡之太守治中得其尤穎而不以上聞是蔽賢
不祥之實也伏見朝奉郎知信州王自中文詞俊發才
氣高秀初以王藺薦見壽皇論天下事如指諸掌風生
穎脫有過人者壽皇以為奇才出典邊郡悉心畢力峙
糧訓兵常若冦至今典上饒除苛尚寛一洗積弊如諸
邑逋負州家錢幣為緡者三千餘萬上供失時郡用告
匱前後太守往往劾一二縣令黜諸邑胥徒以塞已責
而不贍如初也自中既至乃與諸邑宰握手吐誠寛為

之期而薄為之取不遣一卒不移一檄率以手書致其勤懇縣令至有感泣者自是諸邑吏民翕然感之輸租輳集遂以無乏朝散郎知南康軍曾集冑出名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學以為士君子之學不過一箇實字再立朝列皆監六部門不事干謁不肯附麗往往皆以為次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請於朝乞均減星子一縣預買如輟郡廩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為而未及盡行者南康縣地褊民貧每歲流徙樂郊者

不絶今皆安集無有愁歎宣教郎添差通判徽州徐元德浙東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鯁挺特立不阿岀貳名郡乃員外置凡州郡迎輅之數厨傳之儀皆無故實出於創為其最者如挈攜槖衣則有僦僕之幣如下穡宴集則有折俎之幣率為緡錢者數百元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舉而付之郡庠以為養士之費於是民皆知其廉潔江東一路訟牒嶶為尤劇民訟至諸部使者之廷皆以委之審決元德一一翻閲文案至忘寢食吏牘山

積迎刃而解於是民皆稱其明斷此三人者一路守倅之選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為良吏愛民之勸以收異時待用之才後或不如所舉臣等甘坐繆舉之罰紹熙三年四月初八日發奏

薦舉眉州布衣程俟應賢良方正科奏狀同安撫司

紹熙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準行在尚書禮部符遞到紹熙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制可令歲科場

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
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
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進以聞者
右臣等伏觀眉州布衣程倞經明行修通達國體其探
索王伯有仲舒師友淵源之醇其議論古今得蘇門父
子治亂之學淳熙十三年閒嘗遊都下有所著帝王君
臣論及時務利害策凡五十篇皆造於義理切於事機
非腐儒文士之空言朝士爭傳為之紙貴未幾歸蜀計

其年齒今亦五十許歲若遂沈淪恐他日聖世有遺賢之恨今保舉程佽堪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謹錄奏聞所有本人詞業乞從朝廷行下本貫眉州宣取正本伏候勅旨

紹熙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發奏

乞罷江南州軍鉄會子奏議

臣伏覩朝廷近降指揮措置行使鉄錢會子令淮上屯戍官兵月給食錢除舊用行在會子者並聽依舊量度每歲支屯戍官兵諸軍鉄錢以為榷貨務入納分數臣

照得屯戍官兵每旬支遣已有立定錢銀會子分數難以更改所有淮上戍守官兵支遣錢會從已降指揮並聽仍舊其合支見錢一歲止有一十二萬餘貫淮西州軍遞年朝廷科降應副官司支遣錢三十七萬餘貫係鐵錢并行在鐵錢會子中并起發内鐵錢一十三萬餘貫就撥支使已是足用若從新降鐵錢會子於榷貨務筭清委實别無項目可以支遣在竊詳朝廷支降新印交子止為兩淮鐵錢艱於行用今來一例令江南八州

軍衮同流轉非惟先有折閱之患設或通用不行其間屯駐大軍之處軍民之情便見擾擾比之兩淮事體尤重伏自此令一下軍民心皆惶惑益見錢之與會子古子母相權之遺意也今之錢幣其母有二江南之銅錢淮上之鐵錢母也其子有二行在會子銅錢之子也母子不相離然後錢會相為用會子之法曰會子並同見錢行使今新會子之法曰每貫並準鐵錢七百七十足行使又曰其新交子止許兩淮及沿江八郡界内公私

流轉行使且會子所以流通者與錢相為兑換也今新會子每貫準鐵錢七百七十足則明然為鐵錢之會子而非銅錢之會子矣淮上用鉄錢用新會子矣前有會子斯有見錢可兑矣是母子不相離也江南禁鐵錢而行新會子不知軍民持此會子而兑於市欲兑銅錢乎則無一錢之可兑也有會子而無錢可兑是離母之子也是交子獨行而無見錢以並行也一錢兩錢之物十錢五錢之器交易何自而行商旅何自而通乎又兩淮

兊發會子三年而江南無兊發之命江南官司以新會子發納左帑內帑左帑內帑肯受乎左帑內帑萬一不受則百姓之輸官物州縣亦不受矣州縣不受則是新會子公私無用上下不受而使鎮江建康兩稅入納雖入納百萬而行使不通不知將何用也若止用之於軍人之支遣百姓之交易其肯受乎萬一有受有不受之間此喧爭之所從起而紛紜之所從生也臣非不知時暫兼攝總司之職奉承朝廷之命可以免目前方命之

罪然萬一鏤板揭榜及交收新會子他日正官到任將新會子與軍人支遣民旅交易之際倘有如前所謂喧爭紛紜之說則朝廷推其所從皆臣阿諛順旨交收會子之罪雖斬臣以塞責於國何益哉淮民兩年已被揀擇鐵錢之擾怨咨之聲有不可言今幸可寛揀錢之禁以安淮民若江南八州復欲力行鐵錢會子是江南之民又將不勝其擾也臣欲乞聖慈洞察經久之利害先事而改患猶可銷事至而收則無及矣緣有此利害不

敢鏤板曉諭若將來降到會子亦不敢交收此事必出
聖斷力賜寢罷江南八州行使鉄錢會子指揮庶幾沿
江軍民得以安靖須至奏聞者

貼黄

經傳聞乾道初間常降鉄錢會子於兩淮軍民都不
行使一兩日間朝廷盡行收上今來竊恐復蹈前轍
乞下有司撿㸃寢罷上件指揮

辭免名命公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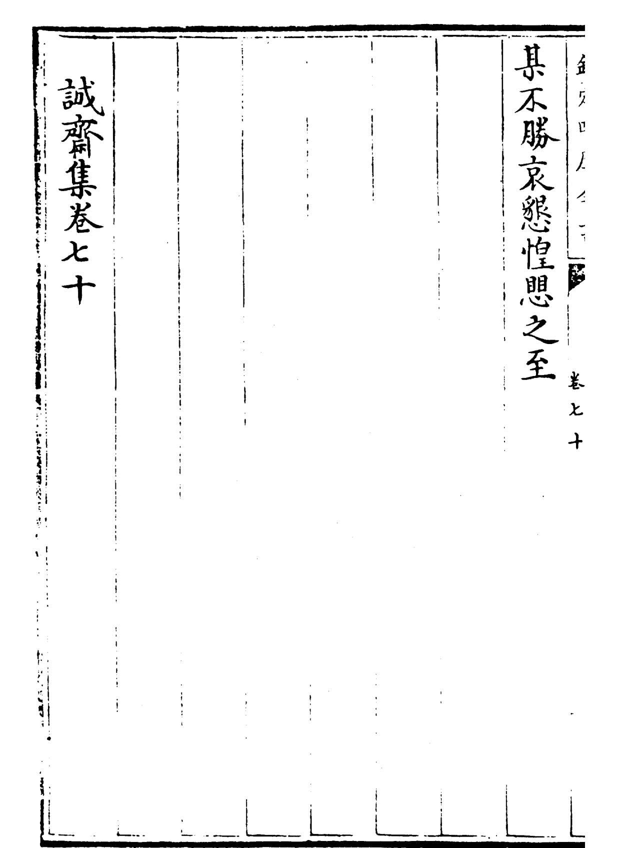
其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楊某名
赴行在者某聞命震懼不知所裁恩來自天感極至骨
伏念某頃居列著莫效萬分既與世以相違得補外而
巳幸仰辱壽皇之臨遣俾司江介之轉輸猶直情而徑
行或觸事而妄發謝歸巳矣潛伏終焉忽名節之下頒
力病身而亟拜寵光所逮故應不俟駕而行筋力巳衰
況復有採薪之疾左趾疲曳而將廢右臂痛楚而未瘳
儻黽勉以載奔殆顛躋之可必方命之罪常刑敢逃須

至具劄子申尚書省欲望廟堂特賜敷奏追寢召命再陶鑄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俾竊祿食以安餘年不勝卞私懇迫惶恩之至伏候鈞旨

再辭免劄子

某五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楊某召赴行在某已具辭免七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君命至重何敢再違品秩既卑豈應辭避伏念某才踈用世景迫凋年入

朝者三首尾九歲隨牒且八奔走四方祿食徒優補報何有晚抱危疾乞歸故山逢聖主之勃興發德音而收召煖如春日覺枯木之欣榮隱若新雷啓寒蟲之久蟄感恩次骨流涕交頤而其老益不支病且垂死豈不願再瞻於覲闕止恐先久隕於道塗不能力疾以造朝巳瀝忱辭而祈免夫何下士之賤莫動惟天之聽瀆煩敢必於再三俞允終期於萬一輒再具劄子投誠廟堂欲乞力為敷奏追寢召命改畀外祠庶叨空餐以卒晚歲



其不勝哀懇惶愳之至

誠齋集卷七十

誠齋集卷七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奏對劄子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恩命劄子

某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某再辭名命乞在外宮觀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楊萬里係太上皇帝宮僚未經擢用特除煥章閣待制依所乞差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者萬里聞命震懼不知所裁感
涕交零跼蹐以避伏念萬里少也頎仕老而早衰賜第
紹興之年將閱時於四紀就列淳熙之旦俾奉帙於重
明仰慙三聖之恩莫效萬分之報晚嬰沉痼力請退休
逢天地之重開頒走趨之一節政坐有採薪之疾洊辭
不俟駕之行令出再違罪應九死敢意上聖畀矜下臣
謂其太和儲隸之餘念茲貞元朝士之舊起出次對因
任真祠招虞人以旌已寬不至之戮持從臣之槖雯冒

非常之榮近比絶無躐等是懼謹具劄子申尚書省欲
望廟堂特賜敷奏追寢新除待制恩命止差在外宮觀
差遣一次某不勝惶懼懇廹之至

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聞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
臣犬馬之齒在官簿今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七十臣
合於今年正月陳乞致仕葢縁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
拜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今叨食厚禄已

及半年恩重命薄福過灾生入夏感溼臟腑之疾大作
服藥不痊惟有納祿辭榮庶可緩死須至哀告君父敢
乞聖慈施天地生成之仁推父母鞠育之愛許臣引年
仍裁減恩數特與降職名一等守本官致仕榮寵未減
災疾大輕萬一餘生未填溝壑皆君父更生之恩危困
發中哀涕交下不勝祈天望聖惶懼懇廹之至謹録奏
聞伏候勅旨
公劄

某惶恐輒有廹切之懇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某犬馬之齒在官簿今年六十有六而實年七十某合於今年正月陳乞致仕葢緣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拜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今叨食厚禄已及半年恩重命薄福過災生入夏感溼臟腑之疾大作服藥不痊惟有納禄辭榮庶可緩死須至哀告大丞相欲望鈞慈保全餘生特賜敷奏許其引年仍降職名一等守本官致仕某不勝懇廹祈望之至

再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昨緣官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已及七十稽之禮經皆應得謝遂於慶元二年六月十二日具狀奏聞陳乞致仕至當年十二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聖恩深厚未棄帷蓋顧臣踈遠何以得此祗拜感命感極涕零踊躇久之不敢繼請今則臣年已七十有一久病之後血氣愈衰耳目無復聰明手足全然緩弱飲食減損舉動艱難疾苦無聊伏枕待盡不避斧鉞再瀆冕旒欲

望聖慈曲垂天聽閔臣癃疾之久察臣哀懇之真俾無違於禮經庶勿犯於邦典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或消災沴少追死亡仰蘄始終保全之恩不勝廹切控告之悃臣冒犯天威下情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俟命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轉一官仍除寶文閣待制致仕奏狀

臣昨於慶元二年六月内具狀陳乞引年致仕奉聖旨不允至三年七月内再申前請俟命兩年今月初四日

伏準省劄以臣陳乞引年致仕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與臣轉一官除寶文閣待制致仕者臣聞命驩喜
省躬震驚伏以先漢孝宣以增秩而賞良吏本朝列聖
以進職而勸有功而臣猥以顓蒙加之耄病晩會逢於
聖旨首蒙被於鴻恩拔自庶僚之早誕寘法從之峻七
十致仕葢遵禮典之大閑再三叩閽始辱俞音之丕降
荷天地曲成之施全桑榆暮景之歸然非良吏而增秩
一階允為既渥之數非有功而進職四等更出非常之

恩儻冒昧以居焉恐隕越於下矣顧回成涣以保凋年所有轉一官仍除寶文閣待制恩命臣不敢祗受止乞守本官職致仕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奏狀

臣於七月二十五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楊萬里歷事四朝年高德茂除寶謨閣直學士者臣聞命震悚措躬顛危臣一星卧痾七秩謝事荷上仁之懷舊至三乃從加異數以勸歸不一而足

方涵天澤幽屏雲林未省何功誤蒙進律雖歷事四朝之久然初徵半髮之勞況皤皤良厭餘生之苦老詩憒憒敢承德茂之褒驟聞尺一詔之頒誕寘十八人之列顧寸心而有愧揆公議以云何深惟政刑之勸懲正繫賞罰之當否恐此舉之踰甚為公朝而惜之敢以凋年仰浼聖治所有除寶謨閣直學士恩命臣未敢祇受欲望聖慈追寢成命以安愚分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臣於五月二十一日伏準省劄九月二十日奉聖旨楊萬里名赴行在者臣聞命自天省躬維谷伏念臣齒幾八十災亦頻年伏自去秋偶嬰淋疾當平居則似乎無事遇發作則痛不可堪慘毒甚於割烹呻吟達於隣曲敢期聖主之念舊特詔徵臣而趨行禮有大經名不俟駕使應駿奔而出宿死於道路而益榮顧犬馬瘞藏豈患無蓋帷之賜然草木摧折恐上惻乾坤之仁一瞬敢欺萬死無赦願回上天之哀眷曲全小物之餘生須至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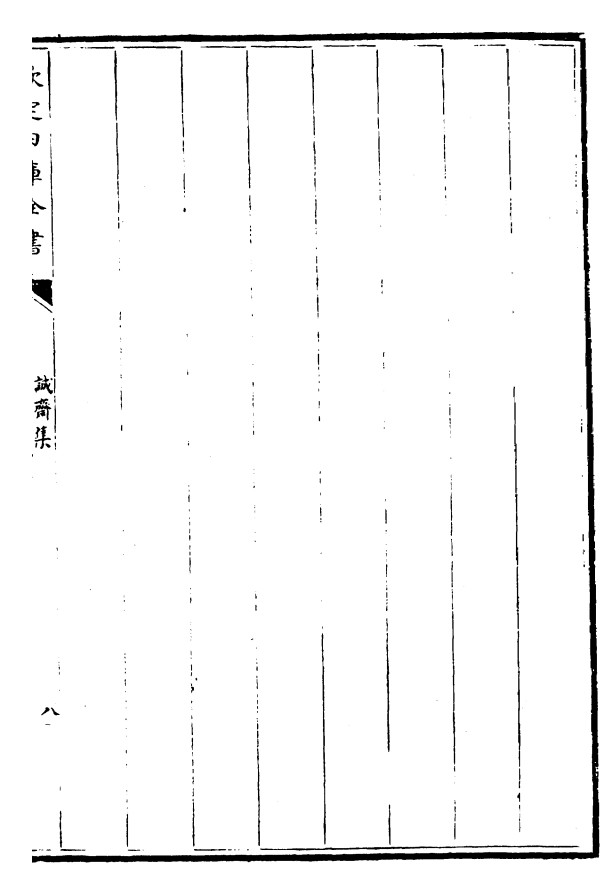
奏以聞欲望聖慈矜憐追寢名命令臣仍舊官職致仕
不勝懇迫惶恩之至伏候勑旨
辭免名赴行在奏狀
臣昨具奏狀辭免收名乞聖慈追寢恩命於十一月二
十日伏奉十月二十一日詔書不允者臣切惟一節以
趨已違無諾之名再命而傴洊蒙有詔之温心魏闕以
先馳駕柴車而復下伏念臣半生命蹇薄暮時升自逢
賓日之初寵盼芝檢首預容星之列誕賓玉階未瞻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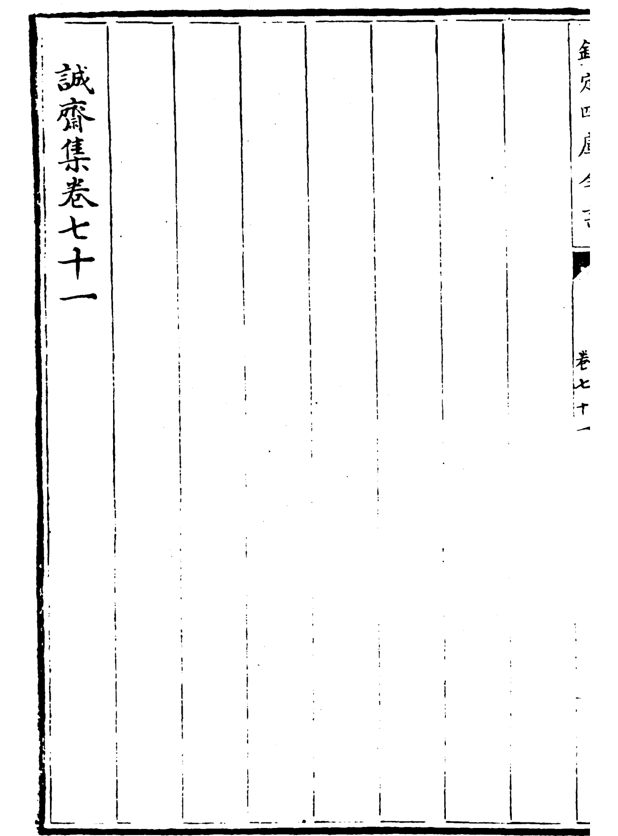
五天之清光亟進十八人之遮直嵗才更簫帝復賜環拖紳答揚奏牘祈免已被白雲之留住曲承紫渙之趣行光武側席於幽人芬馨千載顏闔致詞於使者沈痛一身情與願違涕隨言出須至再具奏狀以聞欲望聖慈察臣老病之實赦臣稽違之辜特賜追寢名命以旬餘生不勝震悶懇祈之至伏候勅旨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奏狀

臣聞惟立國紀綱之大柄在馭臣賞罰之至公許之纓

而以朝仲尼之所甚惜招以旌而不至齊君之所必誅
恩威兩隆今古一貫而臣退惟老誖仰辱招延屬以有
采薪之憂遂違不俟駕之禮釋辜已幸進律何名豈其
小人儒之微被以真學士之寵有虞人之罪而幸免天
下將以為失刑無于奚之功而示褒天下將以為僭賞
致公朝勸沮之紊皆微臣瑕玷之由傾言必興萬死無
赦敢呈懇迫上冒聖聰祈免誤恩以逃大譴須至具奏
以聞伏候勅旨





誠齋集卷七十一